



JU LIN QU

# 橘林曲

雁 翼 著

## 目 录

橘林曲	· · · · ·	1
乌江漁歌	· · · · ·	65
赤松	· · · · ·	84
后記	· · · · ·	93

# 櫛林曲

母親的話

——代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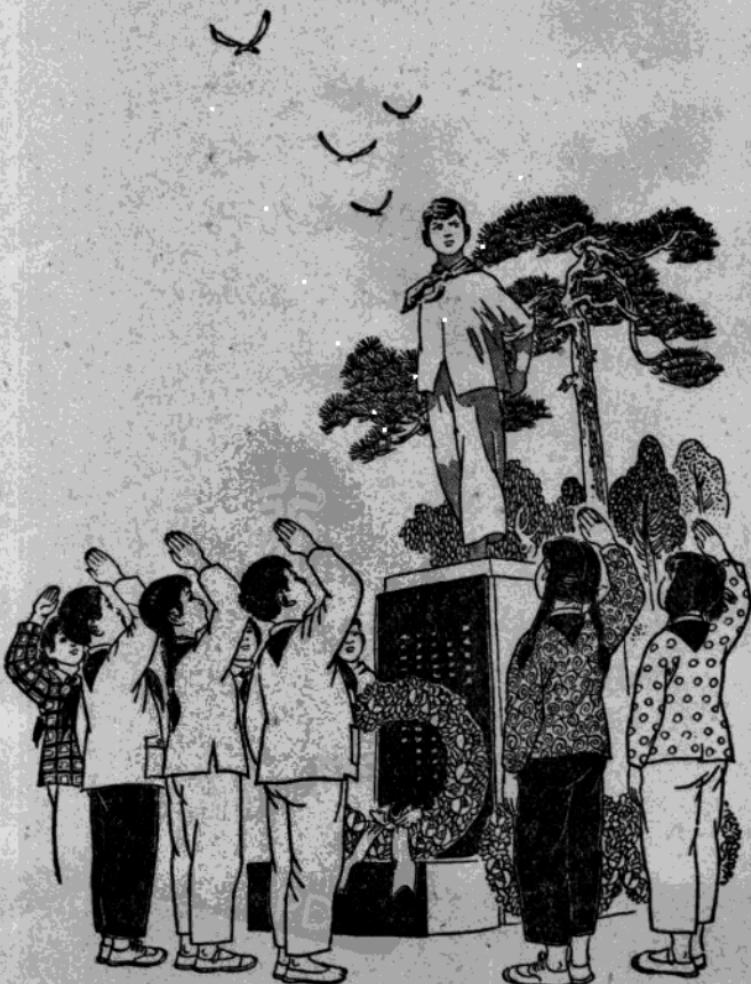
孩子啊，叫我怎麼說，  
孩子啊，叫我怎麼講，  
哪一個母親不愛兒子，  
失去他，我怎不悲傷。

夢中常見他的形影，  
像大海映着十五的月亮；  
白天我常把他想念，  
悲傷化為了力量。

我是劉如祥的母親，

教育他的是敬爱的党；  
我交出了一块矿石，  
党把他炼成一块真正的钢。

他保卫的不是一棵橘树，  
而是我们的希望和理想；  
人民公社是上天的金桥，



他就在桥头上站崗。

你看他的紫銅塑像，  
挺立在山崗之上，  
那公社的拖拉机站，  
引动着他的目光。

那机械厂机器的声响，  
不正像他的笑声朗朗；  
那发电厂吐出的烟朵，  
正带着他的笑影飞翔。

你看那拖拉机在山腰轉，  
麦苗长得齐肩膀，  
梯田垒上了白云里，  
水庫四周飘蕩着稻花香。

嘉陵江里扬白帆，  
渠江河里滾白浪，

燕子在蓝天显矫影，  
水鸟用浪花洗翅膀……

我失去了一个儿子，  
千万个孩子喊我母亲；  
我失去了一个刘如祥，  
万千刘如祥正在成长。

孩子啊，叫我怎么說，  
孩子啊，叫我怎么讲，  
你們要听刘如祥的故事，  
那故事啊，很长，很长……

## 第一章 林 中 的 路

### 一

那故事啊，很长很长，  
长得像这条山路一样，  
它穿过无边的橘林，

又伸过高高的山崗。

刘如祥短促的一生，  
就在这橘林里度过；  
刘如祥生平的故事，  
就发生在这条路上。

橘树一年四季长青，  
寒冬里也能生长；  
年幼的刘如祥啊，  
也像橘树一般倔强。

冬天，他去打柴，  
爬到那高高的树上，  
别人替他担心，  
他还故意把枝头搖晃。

秋天，他去挖野菜，  
挖那过冬的食粮。

橘林中这条路啊，  
他一天要走三趟。

滿树的紅橘多么誘人，  
刘如祥連望也不望，  
地主的孩子吃着蜜橘，  
故意在他面前来往。

刘如祥吐一口唾沫，  
憤憤地走到一旁：  
“将来我要种一棵橘树，  
結的果像天上的月亮！”

地主的孩子討了沒趣，  
凶恶得像只小狼，  
把那吃剩下的橘皮，  
投到刘如祥的脸上。

气怒了的刘如祥，

猛丢掉背上的菜簍，  
打得那个小地主，  
流着鼻涕叫娘。

## 二

刘如祥背着滿簍野菜，  
踏上了回家的小路，  
在橘林的深处，  
被地主王老三拦住。

他掂着楠木文明棍，  
他牵着一只狼狗：  
“我姓王的橘子，  
你偷了几背簍？”

刘如祥撅着小嘴，  
猛一下倒翻了菜簍：  
“你別把老子冤枉，  
睜开眼睛看清楚！”

“穷小子还敢罵人，  
你是不是已經活够！”  
地主掄起了文明棍，  
就朝如祥身上抽。

刘如祥猛一躲，  
王老三脫了手，  
刘如祥拾起文明棍，  
甩到了橘树上头。

碰落了滿地紅橘，  
气得王老三发抖：  
“好哇，你穷小子，  
暗偷还敢明偷！”

恶霸王老三啊，  
放开了手中的狼狗，  
狼狗扑倒了刘如祥，

朝身上咬了两口。

鲜血啊，染红了野菜，  
鲜血啊，染红了竹簍，  
刘如祥爬着回家，  
鲜血啊，染红了小路。

一颗仇恨的种子，  
埋在心底深处，  
待来年春雨落下，  
它将长成大树。

### 三

刘如祥日日夜夜地盼望，  
终于盼来了解放；  
为迎接工作队的到来，  
他爬到黄桷(jué)树梢上。

像一只报信的喜鹊，

在樹上喳喳直叫，  
逗得孩子們眼紅，  
引得老人們歡笑。

來了，來了，工作隊來了！  
他手里揮舞着柳條，  
像催着一匹大馬，  
騰云向前奔跑。

他望着嘉陵江和渠江，  
兩江上滾着波濤，  
在山脚下匯在一起，  
像兩兄弟熱情地擁抱。

他望着橘林小路，  
小路像銀帶在飄；  
橘林啊，多么美麗，  
綠葉下藏着花苞。

他望着林后的荒山，  
恶保长夹着尾巴逃跑。  
他高兴得扬声大喊：  
“往日的威风哪儿去了！”

他望着林前大院，  
恶地主装得那般好笑，  
丢掉了楠木文明棍，  
换上了一身破衣袍。

他看着那副狼狈相，  
心情痛快极了，  
仿佛看见倒了一座山  
——那反动的封建王朝。

他仿佛飞上天空，  
全中国都能看到，  
他看见穷苦的兄弟父老，  
高歌、狂舞、欢笑。

## 四

世道整整翻了个身，  
刘如祥非常开心；  
上山反抗的伪保长，  
在子弹下葬身。

在斗争地主的会上，  
会场就在橘树林；  
刘如祥指着地主的鼻子，  
问他长的是什么心。

“你为什么放狗咬我，  
你为什么欺压穷人；  
二十天我才养好伤口，  
今天要揍你二十棍！”

地主被斗倒，  
土地穷人分，

二  
刘如祥领着母亲，  
搬进了地主的门。

刘如祥望着瓦房院，  
刘如祥望着橘树林，  
刘如祥望着玻璃窗，  
夜里怎么也睡不稳。

“妈妈呀，好妈妈，  
谁帮助我们翻了身？”  
“如祥啊，好孩子，  
共产党是咱的救命恩人！”

母亲啊，也在失眠，  
她想起了饿死的老人；  
把如祥搂在怀里，  
抱得啊，很紧很紧。

“孩子啊，可不要忘恩，

忘恩就黑了良心；  
孩子啊，可不要忘恩，  
忘恩就不是好人！”

刘如祥眼含热泪，  
紧紧地闭着嘴唇，  
像要咽下母亲的话，  
让它在心里扎根。

刘如祥抱紧了母亲：  
“妈妈，我有一个疑问，  
共产党是什么模样？  
他是人还是神？”

刘妈妈没有回答，  
呆望着窗户出神，  
直望到鸡叫天明，  
东方升起了红日一轮。

## 五

刘如祥幼小的心里，  
产生了一个希望：  
“共产党是我們的救星，  
就应当找到这个党！”

第二天他跑到农协会，  
找到了工作队长。  
队长是一位老革命，  
年龄有四十以上。

“老伯伯，请你告訴我，  
哪里可以找到共产党！”  
队长扬着粗眉笑了：  
“孩子，你有什么事要找党？”

“他帮助我們翻了身，  
他帮助我們打走了蔣匪帮；